

福
田

恭賀春釐

211



佛教月誌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審查通過廢止「監督寺廟條例」。佛教界諸多長老德發言，評論急遽廢止的不當，恐衍生諸多問題無法解決。

臺中市佛經講座教室，出版弘一律師，豐子愷居士護生畫冊《生生之旅》。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於93年2月21、22兩日，舉辦「佛教經論介紹」密集演講。

高雄市雲來集文化廣場，出版《因明學理法》。

《嘉義新雨雜誌》停刊，改由法雨道場，發行《法雨雜誌》。

現代禪李元松居士，於12月10日往生，享年48歲。

臺南廣慈院退居住持聖隆法師，於93年元月6日往生，享年76歲。

中國佛教會，一年一度仁王護國大法會，93年度假藉台南正覺寺舉行。時間訂在93年2月6日至8日三天。

新營妙法禪寺，將於93年 月 日起，傳授三壇大戒。

高雄元亨寺為慶祝普妙長老晉山四十周年紀念，將於93年11月13日至12月14日（農曆10月初二日至11月初三日）舉行傳授三壇大戒法會。

桃園大溪妙法寺慶祝開山卅週年傳授護國三壇大戒。將於93年

10月5日至11月5日止。（農曆8月22日～9月23日）

本期目錄

封面：墨玉念珠 大明攝

1 ● 佛教月誌

2 ● 寫作《天台思想及其禪法》擬目……………明了

4 ● 六妙法門(一)……………依藤哲英著
觀譯

8 ● 天台智者的果位論(五)……………沈海嫻

13 ● 敦煌藏經中唐淨眼的兩種因明寫卷(二)……………沈劍英

17 ● 持戒修行……………證義

19 ● 近來有關台灣佛教之四念處內觀禪修法門簡介……………柯鴻章

23 ● 佛圖澄的神通教化(三)……………何世亮

27 ● 佛隴的藏經樓……………高彩雲

32 ● 娑伽陀——四分律藏人物之五

33 ● 九十二年十二月份會務報告

封底：如意輪觀世音菩薩像

寫作《天台思想及其禪法》擬目

明了

構想寫作內容如下，請關心天台宗禪法推展的大德提供建言。

第一章緒論

一、緣起。

二、天台禪法之提出。

三、兩方探索：

1. 印度佛學思想——龍樹菩薩之融貫治學方法。

2. 中國佛學之融貫。

第二章天台宗創見者——智者大師

一、智者大師的家庭與發心。

二、出家、受戒，大蘇開悟。

三、金字般若之代講。

四、金陵佛教之大勢。

五、陳朝重臣之歸依。

六、《法華經》經題之開講。

七、《大智論》與《次第禪門》之講說。

八、天台山隱棲的動機。

九、華頂峰上的頭陀。

十、放生池之設定。

十一、與永陽王的關係。

十二、著作與思想。

或另一種寫法：

一、漢民族的南遷與智者大師的祖先。

二、南北佛教的特色與智者大師的義學。

三、北周廢佛與隱居天台山的動機。

四、隋文帝的佛教治國策與智者大師。

五、晉王廣的統治江南與智者大師。

六、智者所處的時代及其義學。

第三章天台思想：

一、三觀三諦說。

二、一念三千。

三、性具說。

四、三智一心得說。

五、五時八教。

第四章天台禪法

一、天台禪法典籍：

1. 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

2. 六妙門。

3. 摩訶止觀。

二、以化法四教闡釋天台禪法：

1. 藏教：《四念處》或《阿毘曇經》「禪品」。析空觀。

2. 通教：方等三昧，《大方等陀羅尼經》、《國清百錄》另錄《方等懺法》。體空觀。

3. 別教：三諦三觀。

4. 圓教：一心三觀：

(1) 漸次止觀：《禪門次第》。

(2) 不定止觀：《六妙法門》。

(3) 圓頓止觀：《摩訶止觀》、《禪門次第》及《六妙門

》等禪法。

① 二十五方便：分外方便及內方便。

② 正修：常坐三昧（一行）、常行三昧（般舟）、半行半坐三昧（法華三昧、方等三昧）。非行非坐三昧（

隨自意，覺意）。

a. 十境觀：陰入境、煩惱境、病患境、業相境、魔事境、禪定境、諸見境、上慢境、二乘境及菩薩境。

b. 十乘觀法：觀不思議境、起慈悲心、巧安止觀、破法遍、識通塞、修道品、對治助開、知位次、能安忍及無法愛。

三、法華三昧禪法：《法華三昧》、《法華三昧懺儀》。

第五章天台禪法之實踐：

一、慧文弘法活動。

二、慧思弘法活動。

三、智者大師弘法活動。

第六章天台宗與他宗交流：

一、與華嚴交流。

二、與禪宗交流。

三、與淨土宗交流。

四、儒者對天台宗思想之評價。

以上是本書寫作章節內容，請對第二章智者大師傳及第四章以化法四教之主軸，將天台禪經納入是否妥當，請建議，以張顯天台禪法之特色。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廿二日於台北市

六妙法門（一）

佐藤招英 著
依觀 譯

天台智顗前期著作之研究

第一節 瓦官寺撰述說之疑義

六妙法門又名爲六妙門、修禪六妙門、略釋六妙門、六妙門禪法等，收錄於《大正藏經》第四十六冊。灌頂在《摩訶止觀》的序文言及天台從南岳承傳：（一）漸次止觀、（二）不定止觀、（三）圓頓止觀等三種止觀，而本書相當於其中的不定止觀。也就是：

不定文者如六妙門。以不定意歷十二禪、九想、八背、觀練熏修、因緣、六度。無礙旋轉縱橫自在。此是陳尚書令毛喜請智者出此文也。（《大正》第四十六冊・三 a）。

可知此書是智顗應陳朝的尚書令毛喜懇請而完成的。在本書的首題下又記有：

天台大師於都下瓦官寺略出此法門。（《大正》第四十六冊・五四九 a）

因此本書應是智顗滯留於陳都金陵瓦官寺時期所撰。然而「天台大師」此一撰號應非撰述者智顗本身所添加，可能是後世某人所爲，或更異其字句而成。從而基於此文句而斷定本書的述作年代與場所是危險的。近時從《金澤文庫》檢出的鎌倉古抄本，有如是記載：

天台大師於陳都瓦官寺，略出此法，名不定止觀。

由於此「名不定止觀」一句，使得前文的適確性更爲減輕，因此前文想必是在稍後的年代所添加。見載於灌頂所撰《別傳》的智顗九部著作中，有此《六妙法門》一卷，此書且見載於《摩訶止觀》的序文中，因而無可懷疑的，本書確是智顗的

著作之一。遵式在「六妙門後序」中亦記有「昔瓦官初說，道俗餐稟，蒙益者衆」，是故認為本書撰述於金陵瓦官寺之傳說出現甚早。雖然如此，作為此說之根據的首題下之文既有疑義，則有必要對此作基礎性之研究。因而能決定本書是否為智顗前期時代著作的，並非仰賴包含此一問題的資料，而是有待本書的內容研究，並且一併探討本書與智顗前期時代著作之代表的《次第禪門》及其他著作之關連，此外，作為本書述作動機的毛喜也在調查之列。

第二節 關於陳朝的尚書毛喜

作為《六妙法門》催生者的陳朝尚書令毛喜究竟是何許人呢？毛喜是出仕於陳朝的有力的政治家，正史《陳書》卷二十九與《南史》卷六十八中均有其詳傳。二傳所載略有出入，大抵可知毛喜（五一六～五八七）字伯武，滎陽陽武人，幼小時期即好學擅於草隸。父名栖忠，任梁中權司馬，而毛喜也仕於梁朝。陳高祖是在此時知有毛喜其人，陳高宗被遣於江南時，毛喜亦同行且面謁梁元帝拜為尚書。尚書是一種侍從官職，主殿中發書之職務，毛喜與陳高宗的結合是在此時。江陵陷落後，毛喜與高宗共赴長安，文帝（世祖）即位（五六〇）時，毛喜回歸金陵，致力於陳與北周間的和平工作。陳高宗即位（五六九）時，毛喜改任給事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職，封為東昌縣

侯。服母喪後先後任御史中丞、五兵尚書職，又於大建十二年（五八〇）加封侍中，翌年任散騎常侍，高宗信任甚篤，後主即位（五八三）後，毛喜突然失勢，左遷為小郡役人。禎明元年（五八七），受徵召任光祿大夫，上任之日，郡民不捨其別離，沿路追送者達數百里。於上任途中病歿，時年七十二歲。

根據此毛喜傳所載，毛喜的得意時代是高宗在位期間（五六九～五八二），此一時期（五六八～五七五）正巧是智顗滯留於金陵瓦官寺時期。智顗的父親陳起祖在梁元帝即位時，官拜使持節散騎常侍，封為益陽縣開國侯，如前所述，毛喜與陳高宗共赴江陵面謁梁元帝，且被委以尚書一職，由此可知智顗的父親與毛喜關係應很密切，也可以推想智顗少年時代即已見過毛喜。智顗（五三八～五九七）與毛喜（五一六～五八七）之間年齡相差有二十二歲，從智顗移住瓦官寺時，毛喜等陳朝的達官顯要對智顗示好看來，即可推知彼等與智顗之父在江陵時的關係。根據灌頂《別傳》所載，智顗應儀同沈君理邀請於瓦官寺開講法華經題之際，毛喜曾列席聽講，毛喜也屢屢至瓦官寺造訪智顗，彼與智顗門下關係也甚為親密。《別傳》中有如次記載：

學士法喜凡事十七禪師，年登耳順方逢智者。陳尚書毛喜嘲之曰：尊師猶少，弟子何老？答云：所事

者德，豈在於年。又問曰：何者為德？答云：善巧說法即後代富樓那，破魔除障即是優波鞠多。毛喜自善其辭，談之朝野，常為口實。（《大正》第五十冊・一九七b）

由此可知毛喜與智顗門下之交情。《續高僧傳》卷十七（《大正》第五十冊・五六四c）載有智顗於金陵瓦官寺弘揚禪法時，徐陵及毛喜等得禪慧，《國清百錄》所收書信中有毛喜自署為「弟子毛喜」的書信，可知他對智顗是執弟子之禮。根據灌頂《國清百錄》的序文所載，智顗於大建七年隱棲於天台山，及至大建十年（五七八），陳宣帝賜修禪寺之寺名時，「吏部尚書毛喜題篆榜安於寺門」。此《國清百錄》卷二（《大正》第四十六冊・八〇一b）中的「陳吏部尚書毛喜書第二十」，收有毛喜所寄書信五通，由此也可窺知彼與天台山隱棲期間的智顗交往仍頗為密切。其中的第一封信是毛喜自敘聽聞智顗於天台山像結夏安居，欣羨無極，又聞智顗於天台山營建道場，學徒遠近來集，禪講不輟。進而毛喜提及他自己讀南岳慧思所撰《四十二字門》時，對於書中所言猶有不解之處，又言南岳有信照禪師其徒眾無異大師在世^{云云}。在此信中亦言及攝山為棲心之處，頗有期待智顗回歸的意味，因此而此信應撰於大建十年修禪寺寺名受賜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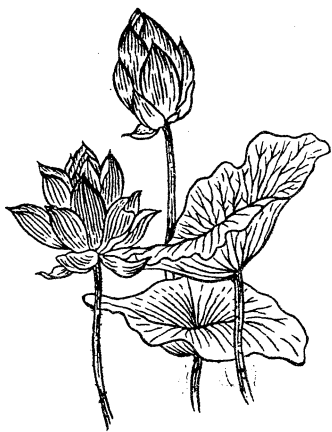
第二封信是毛喜向智顗敘述他自己兄弟與兒女間的動態，從言及這些瑣碎的家庭狀況看來，彼此間的關係顯然非常親密。第三封信是毛自敘其老病相仍，湯藥無效，進而言及智顗移往天台山佛隴隱棲豈非有違菩薩普被之旨？等是一山，鐘嶺與天台有何區別？希望智顗三思，回歸京師（金陵）附近之鐘嶺，以垂化導。

如此的智顗與毛喜的親交關係，雖然不能作為《摩訶止觀》序文所載此《六妙法門》是應毛喜懇請而撰作的積極例證，但是據此而推測毛喜有懇請之舉應該不是無理的。但是此書究竟是撰述於智顗駐錫瓦官寺時期（五六八～五七五）或天台隱棲時期（五七五～五八五），則難以決定。後主即位後，毛喜失勢左遷是在至德元年（五八三），如果尚書毛喜的懇請確為事實，則此懇請可限定在西元五八三年以前，雖然如此，但是將之定在瓦官寺時代，實有困難，天台隱棲以後智顗有附與南岳《四十二字門》的事實，此從《國清百錄》所收文書可得證明，因此可能是在此時期毛喜以文書懇請的。如此的話，《六妙法門》的撰述年代除了有待本書的內容檢討，更須依其與《次第禪門》及《法界次第》等的前後關係而決定。

對於本書是由毛喜懇請而撰持有疑問的人，其所以存疑是因為俗人不容易讀此著作，但是南北朝時代的居士在佛學方面

常與金陵學僧爲伍，有些居士的學識並不比學僧遜色，如梁武帝及傳大士之輩，均有優秀的著作傳世。又如群集廬山慧遠座下的居士創建白蓮社與慧遠共修念佛三昧。從而智顗座下的居士中應有與僧侶共修禪觀的人，又「六妙門」僅屬數息觀的程度，與今日的參禪沒有太大差別，俗人修此應沒有什麼困難。因此猶如應晉王廣懇請而作《維摩疏》，此《六妙法門》是應毛喜懇請而撰述。

但是毛喜的懇請應只是本書述作的動機，本書不應是專爲毛喜而講述。在智顗胸中對於「不定止觀」應早已有予以整理撰述的構想，而智顗也曾向毛喜透露此一構想，再加上毛喜與智顗會面時曾一再懇請智顗撰述此書，相信筆者如此的推斷是比較接近事實的。從而智顗在機緣純熟時述作本書，而本書內容簡潔組織整然，可說是了無遺憾的揭出「不定止觀」的大綱。



甲申春節禮佛啟

若人散亂心 入於塔廟中
一稱南無佛 皆共成佛道
禮佛與唱名 梵音徹有頂
圓成三德身 如登十地船
正月初一日 五天拜三千
回向頂禮者 年年福慧增
吉祥潤身田 祈社會安靜
順頌甲申歲 欣愛滿新春

常住湛然啟



天台智者的果位論（五）

沈海嫵

在第三部分「明圓位元斷伏」中，¹²³智者大師進一步強調

說，圓教各位在斷、伏見、思惑以及根本無明惑方面皆比藏、通、別優越，因為圓教之初位五品弟子位就已經圓伏界外枝客塵沙¹²⁴以及根本無明惑，而圓教十信位證得接近見道無漏之慧

，破界內見、思惑，界內、外無知塵沙惑，故智者稱此二位是「伏道位」。十住位中的初住，開始正破無明，名為「斷道位」。此後之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地，皆破無明，見佛性常住第一義理，名為「無生忍位」。至圓教妙覺位已經是無絲毫遺留之微細無明，功果圓滿，究竟成就，故智者名之為「寂滅忍位」。¹²⁵

在第四部分「明功用」中，智者大師將功用與度生利人聯繫起來，¹²⁶謂圓教五品弟子位「理雖未顯，觀慧已圓，具煩惱性，能知如來秘密之藏，堪為世間作初依止」。¹²⁷共計有四種

依止，¹²⁸乃與圓教各位相應。第一種依止是五品弟子或六根清淨。第二種依止是十住位。第三種依止是十行位、十迴向位。第四種依止是十地、等覺。¹²⁹

在第五部分「通諸位論粗妙」中，智者大師將四教各位從總體上做了粗、妙的探討。在三草二樹位中，四種位是粗，只有大樹位是妙。然而，若與圓教實位比較的話，大樹別教位亦只是粗，因為別教位仍是從方便門，曲迂迴，而圓教乃直門，直通無上菩提，是故為妙。至於人天之小草位，乃因其有四住地。¹³⁰而在三界中輪迴不休，所謂「止免四趣（即四住地）」，不動不出，「者即是。聲聞、緣覺之中草位則因能斷三界煩惱而脫出輪迴，然其智慧只是觀空之智，並不徹底，而其所追求的亦只是個人解脫而已，非關救世濟人，故智者稱「中草雖複動出，智不窮源，恩不及物。」至於三藏菩薩之上草位，雖

以慈悲兼濟天下爲己任，但終以最後歸於空無寂滅而稍遜一籌。故智者云「上草雖能兼濟，減色爲拙。」至於通教之小樹位，其空觀之智以體法入空而爲巧，但其功用亦只是斷三界內之見、思惑，故智者判其位是粗：「小樹雖巧，功齊界內，故其位皆粗」。至於別教之大樹位與圓教之實位，兩者皆修中道觀智，其功用皆涉及破除界外無明之惑，故妙。然而，別教之修行是從事上入手而進入中道觀，循序漸進，其中道觀亦是法法隔別，無法將整個法界作一個整體的圓融觀，所以其所破之無明亦不能如圓教那麼精細，那麼層層深入，徹底究竟。而圓教起點就高，是從理上入手來把握中道觀，了知一色一香無非中道，其中道觀之智慧從修行初始就圓融無礙，對諸法實相了了分明，一心念念與十法界相應。其功用乃是究竟無方便的直門，行人能直達圓滿成佛的果位。故智者稱：「大樹、實事，同緣中道，皆破無明，俱有界外功用，故此位爲妙。而別教從方便門，曲逕迂迴，所因處拙，其位亦粗。圓教直門，是故爲妙」。

茲將諸教之位的功用表解如下：

小草	不動不出
中草	智不窮源
恩不及物	
粗	

上草	減色爲拙
小樹	功齊界內
大樹	俱有界外功用
別教	曲逕迂迴
所因處拙	
圓教	直門
妙	

在第六部分「明位元興」中，智者大師意在從辯證的角度去衡量諸教之位，宣稱，儘管諸教之位皆是權、是粗，獨獨圓教之位是實、是妙，但從利益衆生的角度來看，則所有的階位都有其獨特的意義，如來不同的說教皆是針對衆生不同的根機以及好樂而來的：「爲諸衆生好樂不同，生善緣不同，知過改惡不同，當說取悟不同。」¹³² 智者之強調諸位應該興起就是從這一點來說的。如來說三藏位和通教位是隨三界內衆生的好樂，而如來說別教位和圓教位是隨三界外菩薩的好樂。智者由此斷定，既然不同的階位都包含著佛陀度生的意旨，那麼，諸教之位所具有的獨特價值也就不言而喻了。所以，智者具體敘述了佛陀說諸教之位的意旨如下：

佛陀說三藏教位元的目的是爲了「生界內事善」，¹³³ 破界內事惡，¹³⁴ 緣事入真（即從析法入空之真諦）。佛陀說通教位元的目的是爲了生界內理善，¹³⁵ 破界內理惡，¹³⁶ 緣理入真（即

從體法入空之真諦。佛陀說別教位元的目的是爲了生界外事善，¹³⁷破塵沙事惡，¹³⁸從事入中（即了知諸法不但是空、亦有其假有的一面而得中道觀）。佛陀說圓教位元的目的是爲了生界外理善，¹³⁹破無明理惡，¹⁴⁰緣理見中（即體認諸法實相之中道觀：諸法本來空、假不二，一即一切，一切即一。）。¹⁴¹

這一部分是智者大師明諸方便權位應該興起的論證，也就是說，藏、通、別、圓諸位是一個層層遞進的關係，前者是後者的階梯，後者得以在前者基礎上進一步破惑證真。諸位中，藏、通教之位與真諦關聯，因其止於空之真諦，故只能生界內事、理善，破界內事、理惡。別、圓教之位則與中道相關，即見空，亦見假，故能豎超三界，生界外事、理善，破界外事（塵沙）、理（無明）惡。各教之位顯然是緊密相關，逐層遞進的，並最終能見中道之理，故圓教位是爲破無明，證佛果的終極之位也。在此，智者在凸顯圓教實位的同時，也肯定了諸權位的意義。根據大師的理論，權、實根本就是一體的：無權，實無由顯；無實，權亦失去了其價值。茲表解如下：



在第七部分「明位元廢」中，基於諸方便權位本身的性質，乃扮演著佛陀引領衆生成佛路上的階梯的角色，智者大師就從緣起緣滅這個角度論證了其應廢除的道理：「理本無位，位爲緣興，緣既疊興，位亦疊謝。」¹⁴²

關於藏教之位應廢，大師認爲，如來立藏教之位元的目的是權且生起「界內事善」，以破界內事惡。此目的達到後，藏教就完成了其存在的價值。爲了要使行人繼續前進，故其行、位皆應廢除。關於通教之位應廢，智者以爲，通教觀空雖巧，但其最終的目的仍只是斷滅入空而已。既然空只反映了諸法實相的一個方面，而非整體，那麼，通教亦應廢，其智、行、位亦應廢。至於別教之位應廢，智者的觀點是，別教亦是佛「隨他意語」之說，其目的是破無知塵沙惑，此惑既破，界外事善已成，那麼，別教教義就應廢，別教之行、位亦應廢。況且，別教廢除，圓教才能立。至於圓教之位，智者認爲，既然圓教是佛「隨自意語」之說，乃佛如實之說，道出其說法的根本意旨，而非方便權說，故圓教位皆是實位，不應廢也。

智者又就此權實問題做了進一步的解釋。所謂權教，有兩種特性。一，權教不是直接了當地表達佛陀說法的真實意旨：欲令一切衆生皆共成佛道。權教迂迴曲折地以其他三乘（即聲聞、緣覺、菩薩）的形式來使衆生的根機成熟，以便衆生最終

能聽聞圓教，進入究竟之一佛乘。二，權教乃是佛陀隨衆生好樂之說（即隨情之說），因為隨情，故有迴曲。¹⁴³ 故此，從三

草二木所代表的非真實之位這個意義上來說，權位應該廢除。

反之，圓教所代表的真實之位不廢，因為，「金沙大河直入西海，金銀之樹悉是寶林。非曲是直，是故不廢。」¹⁴⁴ 再者，從

會三乘（即聲聞、緣覺、菩薩）歸一佛乘（即圓教）這個角度來看，諸權教位亦應該廢除，而圓教位則不廢。用智者自己的話來說：「昔於一佛乘分別說三，三乘不合。欲令三乘合一，處處須廢。今會三歸一，同乘一乘，是故一行不廢。」¹⁴⁵ 換言

之，一佛乘是會合三乘的結果。三乘既已融攝在佛乘裏，三乘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而一佛乘則應保存。

除了以上所說之廢位的理由外，智者大師還從另一個角度辯證而客觀地檢視了藏、通、別三教，論說三教有廢有不廢。

三教乃佛陀說法的一部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三教不廢。然而，從每一教皆起著成前逗後（即成前人事善，逗後人事善）的作用這個意義上來說，後教的成立就意味着前教須廢。同此理，智者認為，圓教也有立有不立。一方面，圓教從佛陀說法伊始就已經成立了，因為，佛陀說法的初衷即是要引領衆生入一佛乘。惜哉衆生不堪驟然領受如此之大乘，故佛陀只能轉而

講說小乘之三藏，令衆生之根器漸漸成熟之。然而，在佛陀講說《法華經》前，對於那些尚未聽聞《法華經》所說之圓教的三乘人（聲聞、緣覺、菩薩），圓教還未成立。另一方面，圓教在佛陀宣說了《法華經》之後則已經成立了。¹⁴⁶

在第八部分「開粗位元顯妙位」中，智者大師強調了粗、妙位之一體不二的特性。從佛陀宣說權教時即含有引領衆生至佛乘的旨旨來說，粗位裏即包含了妙位，且是達到妙位之階梯。無權位，有如空中樓閣，如何能有實位？其一體而爲三就是「即三是一」，只要開顯了此權位即蘊含妙位，權位含妙位，權、實一體由此可知。用大師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昔權蘊實，如花含蓮；開權顯實，如花開蓮現。離此花已無別更蓮，離此粗已無別更妙。何須破粗往妙？但開權位，即顯妙位也。」¹⁴⁷

註釋：

123. 有關圓教諸位之斷、伏的研究，見牟宗三《佛性與般若》，冊2，第969頁和975頁。

124. 智者將煩惱惑分爲枝與本。枝指障事之惑，本指障理之惑。界內見惑是本，思惑是枝。界外無明爲本，塵沙爲枝。見湛然《妙法蓮華經玄義釋籤》，《大正藏》第33卷，第892頁上。

125. 關於「明圓位斷伏」，參見《妙法蓮華經玄義》，《大正藏

》第33卷，第735頁上至736頁上。

126. 有關圖教位功用的研究，參見牟宗三《佛性與般若》，冊下，第975頁至981頁。

127. 見《妙法蓮華經玄義》，《大正藏》第33卷，第736頁上。

128. 四依止出自《大般涅槃經》中的四依品，指獲證聲聞四果的聖人，堪為世間作依止。在此，四依止乃指證得圖教位的菩薩。

129. 關於「明功用」，參見《妙法蓮華經玄義》，《大正藏》第33卷，第736頁下至第737頁上。

130. 四住地為生起三界一切見、思煩惱之根本依處，包括：見一切處住地（即三界之一切見惑）、欲愛住地（即欲界之一切思惑，思惑之中尤以貪愛為重）、色愛住地（即色界之一切思惑）、無色愛住地（即無色界之一切思惑）。

131. 有關「通諸位論粗妙」，參見《妙法蓮華經玄義》，《大正藏》第33卷，第737頁上至下。

132. 見同上，第737頁中。

133. 「界內事善」意為，行人若由析法而入空諦之智，智者稱之為三界內之事善。

134. 「界內事惡」意為，行人若不能直接洞見萬事萬物自性本空，智者稱之為三界內之事惡。

135. 「界內理善」意為，行人若能體認諸法本來空無自性之理，智者稱之為三界內之理善。

136. 「界內理惡」意為，行人若以為諸法實有，唯通過析法方能見空，智者稱之為三界內之理惡。因為從理上說，諸法原本就空無自性。

137. 「界外事善」意為，行人若能了知現象世界是假有，由此而入世度眾，智者稱之為三界外之事善。

138. 「破塵沙事惡」意為，行人若觀諸法無量，但不明一色一香無非中道之理，此乃塵沙惑，智者稱之為塵沙事惡。因為事物真實的相狀乃一法含攝諸法，諸法乃一法之不同面的呈現而已。

139. 「界外理善」意為，行人若明瞭諸法實相，中道之理，智者稱之為三界外之理善，乃佛之知見也。

140. 「破無明理惡」意為，行人若不能以中道之理觀照諸法一體，無二無別，體認無明即智慧，智者稱之為無明理惡，因為行人誤將無明與智慧視為兩個不同的東西，必須破無明後方能證得智慧。

141. 有關「明位興」，參見《妙法蓮華經玄義》，《大正藏》第33卷，第737頁中。

142. 見同上。

143. 智者引的是《大般涅槃經》中的譬喻「一切江河，必有迴曲。一切叢林，必有樹木。」見《大正藏》第12卷，第667頁中。

144. 見《妙法蓮華經玄義》，《大正藏》第33卷，第738頁上。見同上。

147. 關於「明位廢」的論述，參見同上，第737頁中至739頁上。見同上，第739頁上。有關「開粗位顯妙位」的論述，參見同上，第739頁上至中。

（待續）

敦煌藏經中唐淨眼的兩種因明寫卷（三）

• 沈劍英

五、寫卷的文獻價值

《略抄》與《後疏》的寫卷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可以從三方面來考察。

第一，它引錄了《莊嚴疏》大量的文句，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珍貴的佚文，可用以校勘今本。

初唐時期樊門弟子在因明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們雖同稟玄奘口義，然亦時有執見不一之處。如《略抄》對文軌《莊嚴疏》的助解和批評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這樣重要而具體的因明思想資料通過《略抄》寫本而得以保存下來。而且由於《略抄》在助解和批評時大量引錄了《莊嚴疏》文句，亦給後世留下了可資校勘和補充《莊嚴疏》殘卷的原始文獻。《莊嚴疏》原本為三卷，在流傳的過程中散佚，後來發現在東瀛尚存此疏第一卷殘本，並在我國趙城發現其第三卷殘本（此殘卷在宋初即被改題為《因明論理門十四過類疏》）。在第一、三

殘卷的基礎上，經支那內學院的努力，復據善珠《明燈抄》、明詮《大疏裏書》、藏俊《大疏抄》等書所引文軌疏文句，「訂正殘本第一卷文句，並輯出第二、三卷佚文，復依《過類疏》補其殘缺，循論排比，略復其歸」。^⑨這一個本子，就是現今流傳的《莊嚴疏》。淨眼法師因明寫卷的發現，不僅可據以校勘內學院版的《莊嚴疏》，更有一些引文為內學院版《莊嚴疏》所無者，復可用以補闕。以下舉例說明之，先看文字略有出入可作對勘的一類：

1.《略抄》寫本第181-182行引《疏》解結能立中遮計文云：

問：唯三能立無異義成，能立唯三，無同得立？

答：同喻順成，無同闕助，異法止濫，無異濫除，故不類也。外道亦有唯立異喻，以三義證，斥破此計，如《廣百論》。^⑩

這段引文在《莊嚴疏》中文字略有出入：

問：唯三能立無異義成，能立唯三，無同宗立。

答：同喻順成，無同闕助，異法止濫，無異濫除，故不類也。外道亦有唯立異喻，以三義證，斥破此計，如《廣百論》。^⑪

將上述兩段文字對勘可知，《略抄》引文中的「無同得立」在《莊嚴疏》中作「無同宗立」，兩者雖僅一字之差，意思卻頗有不同：「得立」既可指宗的成立，亦可指整個能立得以成立；而「宗立」的意思要單純一些，只指宗的成立。究竟以何者為是，則須視文軌對能立的全面論述來定。又，《略抄》引云「外道亦具有唯立異喻」，則不如《莊嚴疏》的「外道亦有唯立異喻」簡潔。

2. 《略抄》寫本第234-236行引《疏》解隨一不成云：

隨一者，此不成中含其三種：或有因唯自不成非他，或有因唯他不成非自，或有因或自、或他更互不成……

這一段引文在《莊嚴疏》中寫為：

言隨一者，此不成中含具三種：或有唯自不成非他，或有因唯他不成非自，或有因或自、或他更互不成。^⑫

在這兩段話中只有一個字不同，《略抄》引云「含其三種」，

《莊嚴疏》中則為「含具三種」。顯然，「具」不如「其」，可據《略抄》校改。

3. 《略抄》寫本第332-338行引《疏》解四相違云：

此列名也。……宗有二種：一、言顯宗，有二：（一）法自相，如無常等；（二）有法自相，如聲等。二、意許宗，亦二：（一）法差別，謂於前法自相言宗之上有自意許，如大乘唯識所變無常等；（二）有法差別，謂於前法自相言宗之上有自意許大乘無漏聲等。……以大乘聲唯從識變，無非變者故也。

這段引文與《莊嚴疏》也有出入：

宗有二種：一、言顯宗，有二：（一）法自相，如無常等；（二）有法自相，如聲等。二、意許宗，亦二：（一）法差別，謂於前法自相言宗之上有自意許，如大乘唯識所變無常等；（二）有法差別，謂於前法自相言宗之上有自意許，如大乘無漏聲等。……以大乘唯許聲從識變，無非變者故也。^⑬

這兩段話在個別詞句上亦有所不同，如《略抄》引文開首有「此列名也」四字，而《莊嚴疏》卻無此四字。又《略抄》引文云「以大乘聲唯從識變」，《莊嚴疏》則作「以大乘唯許聲從識變」，從識變聲為有法自相的角度說，《略抄》的引文似更

切合疏主的本意。由於《莊嚴疏》的這段文字係從《大疏抄》的引文中整理出來的，其可靠程度當不及更古的《略抄》寫本。

以上均是可作對勘的例子，尚有一些，就不一一臚列了。

下面再看可以用作補《莊嚴疏》之闕的一些佚文。由於內院本《莊嚴疏》第三卷是取材於《明燈抄》、《大疏裏書》、《大疏抄》所引《莊嚴疏》的片段文字整理而成，故並不完整。而《略抄》自解不定因以下所引的《疏》文，有許多可謂佚文，用以補闕，彌足珍貴，茲列如下：

1. 《略抄》寫本第252-255行引《疏》解不共過云：

此釋義也。此中常宗以虛空為其同品，以瓶等為其異品，其所聞義遍皆非有。龜毛等無，攝入無常品中復不可言，更於（當為「無」之誤）餘法有此因義以為同喻，以餘常、無常二品法外更無非常、非無常第三品故。^⑭

2. 《略抄》寫本第270-274行引《疏》解共不定過云：

問：所量通二品，遍屬異品不定收；所聞同雖無，不屬異品非不定。

答：此因唯屬有法之聲，不通同異，故是不定。又如山中草木，無的所屬，然有屬此人、彼人之義，即名不定。今此所聞性因亦爾，不在餘品，若在餘品

，即空（當系「容」之誤）通在同、異品義，故是不定。^⑮

3. 《略抄》寫本第286-289行引《疏》問答云：

問：如立宗云一切聲是常，因云以是聲故。常、無常品皆離此因，常、無常外餘復非有，亦應唯是不共過耶？

答：聲是有法，常是法，立因乃云以是聲故。此因是所立有法，除有法外更無此別義，非宗法故，非不定攝，但是俱不成過。^⑯

4. 《略抄》寫本第290-294行引《疏》解他不共云：

所聞性因是他不共，以聲論師對佛弟子立此因故。望自既是三相具足，望他即是除聲以外無所聞因，故是唯他不共過。^⑰

5. 《略抄》寫本第317-321行引《疏》中問答云：

問：聲論定墮負，應是宗過收，如其離九失，何成違現教？

答：聲論說聲常住，耳等莫不恒聞勝義雖簡宗非，約情終違現、教。此即由言故無宗過，謂就勝義聲是常，舉情故理不真，謂違世間現、教二量。^⑱

6. 《略抄》寫本第347-352行引《疏》解法差別相違因云：

問：種積聚性因違無積聚他用，即是法差別相違因，亦應所作性因違一塵無常義，應是法差別相違因。何者？且如佛法對聲論師立：聲無常，所作性故，譬如瓶等，以瓶是四塵無常故也。¹⁹

7.《略抄》寫本第358-360行又引《疏》中間云：

問：無積聚他所受用宗，數論自許通臥具上，是法差別，其佛弟子對數論師立聲滅壞，亦自許滅壞通燈焰上，何故即非法自相耶？若是法自相者，能別應成。²⁰

這段引文有問無答，《略抄》特申明：「廣答此問如《疏》中解。」說明此下尙有大段答問的文字。

8.《略抄》寫本第410-413行引《疏》解有法自相相違文云：

問：夫同、異品望宗法立其有一實等因，既於同品同異性有，於其異品龜毛遍無，何故此中乃約有法作相違過？²¹

9.《略抄》寫本第429-431行引《疏》解無俱不成云：

若聲論救云：「聲上無礙，取遮及表：虛空喻上，唯取其遮；或空與聲，唯遮非表。」作此救者，不闕能立。²²

《略抄》在引文後說：「有餘大德不許此，故立破云，如《疏

》中述。」這說明在上述引文之後尙有其他大德大段的批評文字，而且《略抄》是同意其他大德之批評意見的，惜未徵引。以上九例均爲佚文。此外，尙有既可補闕，復可對勘者，如《略抄》寫本第298-301行引《疏》解相違決定云：

此結過也。問：聲、勝二論比量皆成，何故復云皆是猶豫？答：此二比量雖無餘過，然其證人、結果測理之是非，謂彼疑云：一有法聲，其宗樂反，因、喻各立，何正何邪？故俱猶豫，名為不定。

在這段引文中，「答」字以上皆爲內院本《莊嚴疏》所闕，可以據以補之。「此二比量」以下的文字則二本多有出入，可以對勘。如《莊嚴疏》云：

此二比量雖無餘過，然今證人、聽眾不測理之是非，謂彼疑云：一有法上其宗互反，因喻各成，何正何邪？相俱猶豫，名為不定。²³

將這兩段文字對勘以後可以發現，二者互有長短，然《莊嚴疏》的文字更順當一些：如「聽眾不測理之是非」一句，《略抄》作「結果測理之是非」，顯然不及前者：既寫錯字（「聽眾」寫成「結果」），又抄漏了字（「不測」抄成「測」）。又「其宗樂反」，亦不及「其宗互反」好。唯《略抄》中「故俱猶豫」比《莊嚴疏》的「相俱猶豫」要強一些。

持戒修行

證義

影歌星出身的恒述法師，在台灣種種行止，引來不少爭議，恒述法師的行止與佛教之戒律有違背之嫌，一般人則有爲其辯解而謂「心中有佛」，是否應符合戒律，並不重要，做爲其種種行止的原因，這種看法是否妥當，吾人無法批評，但卻產生了佛教信徒對戒律的疑問，是否要遵守戒律？戒律的目的是什麼？只要心中有佛就好了，何必在乎戒律？更有引禪宗的法門，主張戒律不須遵守的想法，這些都不是正確的看法，也誤解禪宗法門，吾人必須了解「心中有佛」是一個修行的結果，也就是必須經過各種修行，到了一定程度以上，才能達到「心中有佛」的境界，而有了「心中有佛」的境界，才能不受外在物慾的影響牽引，最後有了「萬般皆隨緣，心中無增減」的修養，因此沒有經過一定的修行程度，就說「心中有佛」，只

是一般人貪圖物慾的藉口而已，禪宗頓悟也不是憑空成佛，仍須經過修行才有可能悟道的，這只要詳讀惠能大師所著「六祖壇經」中的禪宗哲理就可以明瞭，心中有佛的「隨緣行止」，和受物慾控制的「行爲放蕩」是截然不同的。

修行要能達到「心中有佛」的境界，而不受慾望控制，其首要法門就是持戒修行。吾人必須了解，慾望是障礙我們發現真我，使佛性不能顯現的最大原因。因此，唯有克制慾望才能引導我們找到真正的我（即佛性），而要能克制慾望，則非持戒修行不可，這也是佛教制訂種種戒律的原因，佛陀在圓覺經所云：「一切衆生，從無始際，由有種種恩愛貪欲，故有輪迴。」是故衆生欲脫生死，免諸輪迴，先斷貪欲及除愛渴。」，即在宣揚此理。

慾望是意志的本質，哲學家把意志視爲探索的重要內容，因爲吾人的一切行止，都受意志的控制，這和佛教的看法是一致的，自我受慾望的擺布，造就種種「業」，因此不管哲學家或佛教，都將如何控制意志（或慾望）當做重要的內容，最偉大的哲學家康德認爲要不受意志控制，而達到他所謂的「意志自由」，就必須有道德律的規範，這和佛教主張的持戒修行是一樣的，道德就是戒律，沒有戒律的規範，吾人很容易就成爲慾望的奴隸，所以戒律的重要，絕非一句「佛在心中」就可輕率毀棄的。

持戒的目的在於使吾人不受慾望的控制。外在世界有著種種的事物，這些事物是虛幻的自我所喜愛的，虛幻的自我乃透過慾望而執著這些外在美好事物，因而造就各種「業」，以障礙佛性，當虛幻的自我透過慾望，興起愛執時，就必須藉著戒律予以反擊，使慾望得以克制，因此，慾望和持戒是互相消長的力量，如果吾人的持戒修行功夫不夠，就會受慾望的控制，而造就各種「業」，反之，如果持戒修行到了一定程度，就能克制慾望，使慾望興起時，即刻消滅。修行佛法，可說就是在這種慾望和持戒互相消長的遞進過程中前進，其前進的終點可能是成佛，也可能是入地獄，這就要看持戒修行的功夫如何了。持戒修行的重要，佛陀在法句譬喻經護戒品第三中說的很清楚，佛陀曰：「學而多聞，持戒不失，兩世見譽，所願者得；學而寡聞，持戒不完，兩世受痛，喪其本願。夫學有二，常親多聞，雖困不邪！」，因此，沒有經過持戒修行，是不能妄言「佛在心中」的！

人都必須藉著社會化才能了悟真理，經歷社會化的過程，才能鍛鍊修行的心，這也是修行不能只是出世修行的原因，出世修行的成果，如果不能接受入世的考驗，那只是虛幻不實際而已。在社會化的修行過程，面臨的最大敵人就是種種的慾望，在五顏六色的社會裡，修行很容易迷失方向，此時就必須靠戒律來導正方向，戒律就如同火車的軌道一樣，沒有了軌道，

火車就會翻覆，在社會化的修行過程中，如果沒有戒律，吾人將被帶往慾望的深淵，輪迴受苦，因此持戒修行，是確保修行過程能通往佛土的指標。

持戒修行是在修什麼呢？可說是在修「心」，也就是讓吾人這顆波濤洶湧的心，能時時刻刻保持平靜。在這種修行過程，是從強迫到自然的，所謂強迫，就是慾望興起時，用各種手段壓制它，使慾望不會表現出來，此階段只是表面上的平靜，其實內心仍然波濤洶湧，在此階段最好的修行方式，就是「不見所欲，則心不亂」，即不要去接觸會擾亂「心」的事物，例如，喜好美色的人，就不要去接觸色情書刊，這是一種消極的修行方式，但是對初修行者效果不錯。經歷一段「強迫」的持戒修行階段，吾人的「心」就可以不會因外界事物影響而興起種種慾望，這就進入「自然」的狀態，此時戒律已在心中自然形成，成為平常行止的規範，不再需要用強迫方式，到了這階段，表面上已沒有戒律，事實上一切行止仍在戒律中運轉，這時才有資格說「心中有佛」。

修行成佛的途中，充滿各種惡魔，惡魔化身慾望，誘惑無知的人前往魔界，惟有堅守戒律才能免受惡魔的誘惑，當修行者稍微放縱自己而有違戒律時，惡魔就會乘機而入，擾亂修行的心，此時若不能警覺，很容易就墮入惡魔的陷阱，所以修行的過程，仍應堅守戒律，不要輕言放棄戒律，更不能以任何理由，做為不遵守戒律的藉口。

近來有關台灣佛教之四念處內觀禪修法門簡介

• 柯鴻章

台灣佛教近年來受到經濟不景氣的影響，表面上看來似乎各個寺院團體舉辦活動次數及內容有減緩的趨勢，然而有兩種活動確一直在持續發展中；一是電視媒體的弘法活動，一是各種禪修（觀）法門的推廣。尤其後者的狀況較為特殊，蓋由以往台灣佛教受到大陸撤退後，一些來台的高僧大德影響，大抵以淨土念佛法門為主要佛教修行法門，其原因之一係當時也不無囿於早期台灣佛教非屬純正佛教（係屬佛道雜合的在家佛教）以及一般信（學）佛者對真正佛教法義未能深入了解或所得不多所致，故非推動人人可信可解；追求來生往生淨土之易行道法門不可。

然而，佛教的究竟本質必須要從經典

中求，所謂信解行證；教理行果，非如此則難免造成盲修瞎練，不但無益於身心，更且有害於佛教的真諦。有鑑於此，早期來台的一些高僧大德便不斷地奔走努力，以各種方式來提升佛教的研究風氣，諸如周宣德老居士首創大專佛學社團及慧炬雜誌，提供大專佛學獎助金等以及道安法師之海潮音雜誌，朱斐居士的苦提樹雜誌；等，以至於後來的各種大專學佛營或夏令冬令營，隨著時代的轉變由於研習佛法的智識份子增多，故有不少大專院校同學跟著出家，進而修習博碩士者不在少數。帶動了整個佛教界瀰漫著一股研究風潮，對佛教義理的創見提升有很大的助益。加以大部頭佛教書籍如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現

代佛典翻譯叢刊，禪宗全書及大藏經現代版的出版等更提供無比方便的研究系統，近年來尤其印順導師妙雲集的導讀與研究以及人間佛教、薪火相傳的活動已舉辦了四屆，而導師咸共認為近代佛學泰斗，對於他的思想研究者不在少數的情況下，也大大地提升了佛教的研究水準，凡此種種，均在在地顯示大乘佛法（北傳的中國佛教），在台灣的研究風氣及所帶來修行法門的推廣，正不斷地持續發展中。

由於北傳的大乘佛法在台灣不斷地發展，引發不少在家居士群反而對南傳佛法及原始佛教產生探究關愛的心理，這種心理大抵有二，一是針對大乘佛法修行法門的反動，一是講究更貼近現實生活的原始

佛教法義所致。而比較奇怪的是早期提倡阿含或原始佛教者皆以在家居士為多而出家眾者少，這可能與中國自古以來之出家僧眾皆以大乘菩薩行者自居而以原始佛教為小乘行者有關。試舉新雨佛教文化中心（新雨佛學社）為例，其早期成員如張大卿、張慈田（後來出家為明法比丘）、吳建賢、白偉璋等皆為在家居士，只有顯如法師係出家眾，而由這一群新雨佛學社所發行的新雨月訊在第二本合刊本的序言中

即揭諸四大宗旨，其中之一就是「回歸原始佛教，以南北傳阿含經論為主要研習材料，以四諦三十七道品為修行綱領」，以「根本佛法」為中心，即顯示新雨成立早期（一九八七年元月）之目的在推廣阿含等原始佛教；之後新雨的主要幹部張大卿及張慈田居士不斷地在美國及台灣二地推廣原始佛教及四念處禪修法門，二位也出版了一些修行經驗的書籍及演講錄，尤其張慈田居士（明法比丘）在嘉義接續發行新雨雜誌（原來之新雨月刊至七十一期停

止發行），成為唯一不忘新雨精神的繼承者，其行徑令人敬佩。此外還有幾位在家居士如陳重文老師，楊郁文教授，林崇安教授，林毓文居士，南台灣有許士群老師以及翻譯許多阿姜查著作之法園編譯群的許特維居士、編譯阿含經隨身剪輯的莊春江老師等，他們有些是真正從事修行之內觀禪修教學者，有些則是從事編譯或講解的工作，各闡一方，均對南北傳之阿含或原始佛教有很大的貢獻。

至於在出家僧眾及有關道場方面，據本人所知較為有名且係由南傳佛教之出家比丘到台灣傳法者有動中禪的隆波通法師，提倡阿含道次第的帕奧禪師及內觀十日禪的葛印卡老師（在家眾），另外據說馬哈希禪師的弟子也曾經來過台灣傳內觀法門，還有早期（一九九一年）到台灣中壢建立道場（佛法中心）的晴育法師及近來陸續在各地舉辦四念處禪修的照平法師，南台灣的護法法師等都是在台灣弘揚原始佛教及南傳佛教各種念處，內觀，四聖諦

八正道等禪修法門的主要人物，而本地的出家眾中最早弘揚阿含部之典籍者首推印順導師，其妙雲集的佛法概論一書即是由早期「阿含講要」增篇而成（這已是民國三十年的事）；另外尚編有「雜阿含經論會編」及「原始佛教聖典集成」等書，可見導師之先見及其不囿於大小乘之偏見。近幾年來尚有宏印、性廣、大願、明迦、法界法師等人在默默地推廣內觀或四念處的禪修，而主要的道場在南部則有嘉義香光寺（安慧學苑）及左鎮慈蓮寺（原始佛教學院），北部則有雙林寺（弘誓學院）、圓光寺等道場較為著名，其他如明法比丘的嘉義新雨道場，新化法界比丘的道場，歸仁慶定法師的法藏講堂等均為提供南北傳內觀法門之修習。而在各種出版的著作中以及出版社則有法耘出版社出版一系列阿姜查的著作，香光書鄉出版社出版一系列佛使比丘的著作，高雄淨心文教基金會出版帕奧禪師一系列著作，此外如慧炬出版社、圓明出版社、佛法中心、法味書院、大林精舍，先前

的圓光寺印經會以及內觀教育基金會；等，均或多或少出版了一些南傳佛教比丘的著作或編譯有關內觀禪修的書籍。在這些書中有一本圓明出版社所出版之「當代南傳佛教大師」，介紹了許多位內觀禪修有成修行者的生平，著作很有參考價值。近來，香光出版社出版二本捷克籍性空法師的著作「念處之道」及「四聖諦與修行的關係」，係二本南傳佛教經典的講記，內容非常實用，文筆流暢，親證之法味濃厚，值得修四念處的行者一讀。

目前在台灣不論是南傳比丘或本國法師，不論是論說講解或實際指導修行者而言，以及南傳佛教中特有的小乘法行法，就本人所知大抵有數息的安般念法，四念處（住）、七覺支、四聖諦、八正道、十二緣起及六入、十種觀隨染、出入息十六勝行、蘊處界作意法、四界分別觀法、十遍處觀法、四護衛禪、內觀禪及動中禪法等，另外大小乘共通的四禪八定及慈悲喜捨、四無量心、三摩地法也是常見禪法之一。然

而在這些禪修法門中，有部份係修行過程的顯現而已，並非可獨立稱做一種禪法，除非是比較特殊或自創的禪法如十遍處、四界分別觀、動中禪外，大概都不脫離安般數息，四念處（住）、四聖諦（配合十二緣起、八正道及內觀禪法之範圍。而其中以四念處法門所涵蓋的範圍最廣。怪不得佛陀涅槃時弟子詢以何為住時，佛陀答以四念處為住，良有以也。

四念處又稱做一乘道，也就是說已是修行成就的「唯一解脫之道」，主要論述經典有大念處經、念處經、出入息念經、法蘊經、及雜阿含經集等，四念處又譯作四念住或四意止，即身念處、心念處、受念處、法念處，又說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所謂觀就是正知正念，先有止而後有觀，所謂先得法住智，後得涅槃智，因此還是先要修定才是正道。但又不可深定，否則不易起觀，性空法師之念處之道一書中推薦序言說：「四種法門都是以捨離煩惱為修習的過程，而

重要的是不論修習任何一個念處，其他三者都會一起出現，並且結合在一起」。可見行者可選擇一種念處來修習，均可捨離煩惱。又說：「正念之道，在於先善心專注於境所緣，近而淨化身心，漸至於一切沒有作意於任何固定所緣對象，當下自然地持對無常的覺知：心持續平穩地洞察每一念與每一剎那生滅的所有現象；此時，禪修者能夠平衡所有的善心所，這是開啓契入高級的止觀修習方法」。另一位大願法師在「一乘道」書上說：「修四念處的重點就是訓練培養正念、正智，正念是一種不偏袒的觀察，只是如實覺知當下身受心法所緣的狀況，覺知當下的變化，沒有扭曲的如實知生滅過程；也就是說，正念是覺知當下，對當下發生的狀況如實觀察，沒有自我，永遠存在於當下。」，因此，不論是身受心法這四念處的對象如何變化，首要在於如實地覺知其生滅過程，培養正念正知的觀察力，進而觀五蘊、六入、十二因緣等法，體認一切之無常、苦、

無我、空而得心解脫，得煩惱止息，得寂靜涅槃。因此，嚴格說來，四念處之修行只是一個解脫過程，是以身心兩方面為所緣的修行方式，但是因其修行過程所產生的身心變化包含甚廣如法念處的修行包括涅槃在內的一切法均是，因此，要實現解脫，捨此四門，別無他法。

除了四念處外，大抵南傳佛教比丘所傳者均以所謂內觀禪法為主，這其中如阿姜查則注重傳統的四念住法門，力求生活簡樸，奉行戒律，保持自然，觀照內心，馬哈希禪師則推廣密集內觀禪修，首先對四念處專注能力的開發，再來辨明身心及緣起，體悟生滅隨觀智，內觀深化，體驗涅槃；孫倫西亞多禪師則提倡從數息開始，培養專注，苦受的變化，強化正念及觀察力，開發智慧解脫。佛使比丘則弘揚「自然內觀法」，阿姜查則依四念處及四聖諦法門觀照苦受變化，然後覺知其過程，獲得苦之止息及覺悟之樂；其他如觀呼吸法、觀姿勢、觀動態（作）、觀行住坐臥

法：等，都是南傳比丘修行方法之一。但均可統稱為內觀禪修法或是正念之道（以上參考「當代南傳佛教大師傳」內容。）

右述所言各種內觀禪修法，大抵以觀內心及觀外境或自身等方式來做為觀察生滅變化的對象，而其目的無非是要培養直觀的洞察力，這就是所謂的內觀禪修。在此僅舉南傳佛教中唯一在家居士葛印卡老師在生活的藝術這本書所言的內觀法做一個簡略的介紹；他說：「內觀是一種直觀的洞察力，首先是對自身實相的觀察，必須將自身的感受當做專注的對象，對其做有系統、冷靜的觀察才能達成。」又說：

「：因為透過感受可使我們直接體驗真理，首先，當身心六根與六塵接觸時，會迸出感受的火花，感受是我們經驗世間所有身心現象的關鍵，為了培養實修的智慧，我們必須清楚知道，自己真正經歷到什麼，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培養對感受的覺知」，又說：「：在練習內觀時，我們只要去觀察身上的感受即可，在整個過程中，

不要刻意尋找或避免某種感受，而是如實地去觀察，去覺知全身所出現的感受。」這就是培養內觀的初步方法，這種如實觀察身體的感受，慢慢地會出現感受的生滅變化過程，進一步體驗無常、無我，進入苦的止息，因此，葛印卡的修法係屬觀受是苦的四念處法門之一。

綜上所述，四念處修行法門其實涵蓋整個各種內觀法門，它的初步效驗在於體驗諸法無常及其生滅變化的過程，若由此而轉換為觀緣起無我，或觀諸法實相，則便可進入大乘禪觀的修法，實證無念無住無相的性空中道，解脫生死流轉的鎖鍊，引發大悲的菩薩情懷，在與空相應緣起的常觀中，照見生死（自身）如幻，所以無懼於菩提道長，無畏於輪迴路險，這種識見與身手，比二乘行人更深刻廣大，然由於其過程，同為見證身心如幻之基礎上，故亦並非自外於二乘之空而別有所見，此為行者不可不知。

佛圖澄的神通教化（三）

何世亮

七

石勒死了之後，理應由太子石弘繼位，但是當時石虎的勢力較強，就把石弘廢掉，自立爲皇帝。

石虎做起了皇帝之後，對佛圖澄的尊敬，比起石勒有過之而無不及，命令群臣每天早上及晚上都要向和尚請安，太子及諸公侯也要五天一朝拜，以表示對佛圖澄的尊重。

佛圖澄有兩位弟子，一個叫做法常，一個叫做法佐，他們兩個人在旅途中遇上了，非常高興，當天晚上就住在一起，談論到修行的種種，並言及一些有關師父的道行及神通，隔天早上就各自離開了。

法佐回到了京城，覲見了師父，佛圖澄就笑著說：「你昨天在半途中遇上了法常，是吧！你們晚上睡在一起，談得十分高興，而且還談論到我呢！有沒有？」

法佐聽了之後，感到十分驚訝，沒想到暗中的事情，師父都能知道，莫非佛圖澄有天眼通，天耳通及他心通？法佐只得承認了，並向師父懺悔。

佛圖澄就開始演說道理了：「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也，你難道不了解嗎？」

佛圖澄搬出了儒家書經的一段話，說明一個君子慎獨的重

要，雖然在孤獨之中，沒有人看見，一個修行者依然要保持著正心誠意，不可輕忽懈怠，因為四周圍都有鬼神界存在，注意著我們的一舉一動，古人有言：「頭上三尺有神明。」就是這個道理。

這件事情一傳十，十傳百，後來幾乎國中的人們都知道了，大家對佛圖澄都存著敬畏的心，不敢隨便說佛圖澄的是非，甚至把佛圖澄尊若神明，對於他住的地方，不敢隨便吐痰，或者也不敢向著他的方向大小便。

八

太子石邃有兩個兒子，住在襄國，有一天佛圖澄突然向石邃說：「你的小兒子生病了，你要趕快去看看。」

石邃派使者去探視，小兒子果然生病了，而且病得很嚴重，太醫殷騰及外國道士都認為可以治好此病，但是佛圖澄卻向弟子法雅說：「聖人復出也不能治好此病，何況是他們的醫術又不精。」

石邃的小兒子三天之後，果然死了。

石邃本身就是一個酒色之徒，荒淫無度，竟然想要叛逆，

於是私下向他的部屬說：「和尚是個神通廣大的人，他假如知道我要叛變，一定會去告訴父王，所以我們必須先下手為強，明天早上，佛圖澄來看我的時候，你們就將之殺掉。」

每月初一和十五，佛圖澄例行都要上朝去謁見石虎，順便也要到東宮去看看太子石邃，但是當天晚上，他立刻感覺不對勁，向弟子僧慧說：「昨天晚上，天神來通知我，明天早上去上朝的時候，絕對不可逗留，要立刻回來，所以我明天假如有所延遲的話，你要提醒我。」

由於佛圖澄的小心謹慎，石邃終究找不到機會下手，但是最後他還是叛變了。

在這裏，佛圖澄提到天神來告訴他一些前知的事情，的確頗為神奇，到底有沒有這樣的事呢？

阿含經曾經記載，佛陀的弟子們乞食完後，大家聚集共相議論：「世尊無上智慧，廣大神通，盡能知道過去無數諸佛，劫數多少，名號姓字，有如是戒，有如是法，有如是解，有如是住，壽命長短，入於涅槃。到底世尊是以什麼方法去得知的呢？」

世尊在閑靜處，立刻以天耳通，得知比丘們共同議論的事，於是世尊就來到了花林堂，比丘們聚集的地方，向他們說：「你們是不是對於如來能夠知道過去諸佛的種種事情感到疑惑？到底如來是以什麼方法去獲得這些廣大的資料？好吧！我就告訴你們！如來神通，威力廣大，盡知過去無數劫事，有的是以如來本身的智慧得知，有的是諸位天神來告知的。」

由此可見，佛圖澄所謂的天神來告知事情，這也是有所根據的。

石虎的兒子們大都平庸之輩，而且爲非作歹，但是石虎卻將石斌封爲大司馬，讓他治理幽州，結果弄得地方紛擾不安。

有一天，佛圖澄告誡石虎說：「天神昨天夜裏來告訴我，趕快把馬收回來，不然到了秋天就麻煩了。」

石虎聽不懂這句隱語，他只是急忙地通令全國各地，把所有的馬都收回來，關在馬廄裏，不要出來亂跑。

到了秋天的時候，有人向石虎告發說，石斌在幽州胡作非爲，石虎才恍然大悟，佛圖澄所謂的馬就是指大司馬石斌。

石虎十分生氣，他把石斌召回來，打了三百下的皮鞭，並

且把石斌的生母齊氏殺了，然而又認爲刑罰太輕，石虎又親自監督行刑，彎弓抽矢，親手殺了五百人。

佛圖澄告誡石虎說：「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親殺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行罰乎！」

石虎乃停止殺戮。

九

有一次，郭黑略率領軍隊，征討長安的北山羌，結果中了羌狄的埋伏中，非常危險。

當時佛圖澄在京都的寺廟中，臉色突然大變，向旁邊的弟子法常說：「郭公陷入敵人的包圍之中，趕快叫衆僧一起唸咒回向。」而佛圖澄自己本身也不斷地誦咒，以幫助郭黑略突圍。

沒有多久，佛圖澄又說：「向東南方逃出，就可突圍，其他的方向都會陷入困境之中。」於是更加緊地誦咒，不久又說：「已經脫困了。」

一個月之後，郭黑略回來了，回憶當時說，身陷羌狄的包圍之中，於是向東南方向突圍，途中所騎的馬跑不動了，剛好遇到了一個人，將他自己所騎的馬讓給我，因此我才能脫困。

而計算當時遇困及脫困的時間，剛好是佛圖澄咒願回向的時候，可見佛圖澄利用咒術以役使鬼神幫助的力量。

又有一次，佛圖澄派遣某弟子到外地去買香，某弟子辭行了一段時間之後，佛圖澄突然向大家說：「某弟子在某個地方遭遇搶劫，有生命危險。」於是佛圖澄很快燒香誦咒回向，以救護之。

經過了一段時間，某弟子買香回來了，自述遭遇盜賊的經過，差一點沒命，還是感到心有餘悸，他說：「某月某日某處，我被盜賊搶奪，當時盜賊想要殺我，我突然聞到一股香氣，然後盜賊們突然一陣驚慌，以為救兵來了，就趕快逃走了，所以我今天才能保全性命回來。」

這也是佛圖澄運用咒術的力量，讓盜賊以為有救兵來了，於是趕快逃走，以救回弟子的性命。

又有一次，佛圖澄與石虎共升中堂，佛圖澄突然驚訝地說：「幽州的地區發生火災。」當時四周並無可取之物，只有看到一瓶酒，佛圖澄就隨手拿起了酒瓶，向幽州的方向灑去，沒多久，就笑說：「火已經滅了。」

石虎趕快派人去幽州了解情況如何，結果真的沒錯，佛圖澄灑酒的當日，真正發生了火災，火勢甚大，突然西南邊有黑雲飛來，然後下起了大雨，把火消滅掉了，最奇特的是，雨水之中含有酒氣。

我們從以上諸例看來，可以得知佛圖澄具有隔空救物的神力，的確是不可思議，推而廣之，我們也應該對佛菩薩的神通妙用更具有信心了。

自古以來，佛法常存在著自力或他力救度的爭辯，有的學者認為學佛必須靠自力成就，如阿含經所說的，當自歸依，勿他歸依。但是也有有的學者認為學佛者可以靠佛力救度，如阿彌陀佛的廣大願力，往生淨土世界。兩者立論的不同，衍生到後來成為大乘與小乘的分裂。

但是我們從佛圖澄的事蹟看來，自力與他力都有必要，而且他力信仰也是極有可能，佛菩薩絕對有無量神通來幫助衆生解脫，只要衆生能夠修持戒定慧，自求多福，然後就可以冥冥之中蒙受佛菩薩的祝福。

（待續）

佛隴的藏經樓

高彩雲

佛教有夙根不昧了悟自生，要不，怎會與佛教結緣，又是缺緣道場的緣，是十一年前的往事了。那一學期，月師在佛隴教我們幾位高中教師討論「因明」。

「『因明』是什麼？」所有的人都會好奇的這樣問。

「是一種『研究原因爲要明白』的學問。」我如是回答。

不論如何，一篇歐陽竟吾「因明正理門論敘」，月師就講了一學期，尙不及全篇一半，竟吾居士佛學，豈是一般人所能窺探，所能了了，就是佛門人士，能夠攻入者，據說也不多，何況這篇講的「理門奧博，字字皆義，盡舉爲難」呢！此敘認爲正理門論，有四大要義：「一、唯一成宗義，二、互不相離義，三、但取適用義，四、方便立破義。」終究沒有完全明白。有一天，大家輕鬆的聊了起來。

「我這輩子最大的夢想就是當個圖書館管理員。」我說。
「佛隴前面那塊空地，就是要興建一座小型圖書館。」月師往窗外西北角前隨手一指。

「那好哇！等我退休了，就來當義工。」雖信口開河，也是存儲心念自然反應。

「你還有幾年退休？」月師問。

「六年吧？」我也不是很肯定。

「那還早哩！」月師回答。

說來慚愧，那時退休是我生涯規畫中的短程目標。而立志做個「圖書館管理員」不一定更是犯了許多「宗因喻」的過錯。因爲從小就喜歡看書，我的腦子就常沈浸於書中的境界中，如痴如狂，似幻似真。所以我很輕易替自己訂了「管理藏書」

的工作是最适合自己性向的判斷。藏經樓非佛教書籍，文藝、小說、傳記、武俠之類，也看了不少。

「師父，我的朋友懷疑我，一則沒有受過圖書管理的專業訓練，二則沒有佛學的專業素養，如何去管一個佛教圖書館。」有一天，我擔心的問。

「沒有關係，慢慢來。一回生，二回熟，那些書多摸幾遍就駕輕就熟了。況且佛教藏經樓，不能與一般圖書館相提並論，有些比個人藏書少、性質又是靜態，佛教藏經樓管理者，稱司藏、藏主，皆非專業者。」月師如是說。

月師是個極度珍愛書籍的人，從他蒐集的書籍方式就可看出端倪。日積月累，片紙拱璧，愈來愈多，湛然寺，和紀念館到處都是一箱一箱書，得到善信等同情助緣，水到渠成，沒有宣傳，沒有化緣，無聲無息，就在民國八十七年開始興建。不到兩年五層樓而於民國八十九年落成。湛然寺經年關門，沒有香火，經濟很差的寺院，怎麼沒有化緣就能順利完成。好像舉重若輕，不能不說是佛菩薩的感應，不求自得。

佛教小型圖書館稱為「藏經樓」。很多人念「ㄔㄨㄣˊ」經樓。也有很多人念「ㄆㄨㄣˊ」經樓。我想「ㄔㄨㄣˊ」或稱藏經閣就是收集藏經書的樓房。而「ㄆㄨㄣˊ」就是收集了大藏經和經書的地方，好像都對。乾隆時有所謂「藏經閣」。武俠小說

裏藏經閣常被視為禁地，武功秘笈就收藏在裏面，不輕易示人。許多大俠或修行者躲在裏面幾十年修練後，終於成了一派宗師。如果你發心到佛隴藏經樓沉下心來修練，大概十年八載有一天會成為得道智者吧！因為藏經樓就收集了許多經書，和近二十部的大藏經。

從新化鎮往口埤的方向走，去虎頭埤是順著大馬路左彎，但是直走會是一條下坡道路，進入丘陵地區。下坡之後立刻又上坡，中間有一條小橋，其中轉折令人覺得柳暗花明又一村，耳目一新。往右邊堤坡望去，會看到「虎頭埤公園」幾個大字，是有色草木精心剪修成的。遠望藏經樓金黃色的琉璃瓦屋頂就閃耀在陽光下，閃閃發光，非常醒目。藏經樓位於佛隴的西側，面東，前面就是一個大草坪。樓房左前方就是佛隴石雕山門，它是一個新建的拱形石排樓，上面刻有「佛隴道場」四個大字，佛隴就在沿虎頭埤的南岸，屬於虎頭埤風景區內的寺廟保存區。

藏經樓四面都有迴廊。初來時，月師告訴我們窗小心，不要大開，因為樹林的鳥群常會誤飛進來，不易飛出，帶來許多困擾（玻璃門窗反光：有林木影像，時有鳥隻碰撞）。麻煩的事不止這端，後面迴廊及樓梯則經常有清不完的鳥糞。大概鳥群把這兒當成牠們遮風避雨的安樂窩吧。如何防治，著實傷腦

筋。有信仰虔誠的說：「讓鳥來築巢安居好了，佛教講衆生平等。況且環境破壞，鳥已無棲居處。」可是清潔問題，破壞建築物，嚴重糞疾便可能傳染疾病。有人建議：

「放滿帶刺樹枝，鳥群就不敢來了吧！」

於是有一天那兒佈滿了九重葛帶刺枝幹，看起來確實步步危險。

鳥群身軀如此靈活，具有一身輕功，即使金雞獨立站在刺枝間，跳躍起臥，安之若素，並無一點障礙和困難？果然不久，那兒又是滿地黃金。

有一天在往中興林場的途中，「你們看到那裏綁了很多紅布條嗎？」我指著藏經樓的迴廊，告訴同事。

「那是驅逐群鳥的新設施，紅色驚怖！居然效果很好。」

「不知是誰出的聰明主意。」我補充說明。

「可是那些群鳥更聰明。牠們知道「紅色」代表「危險」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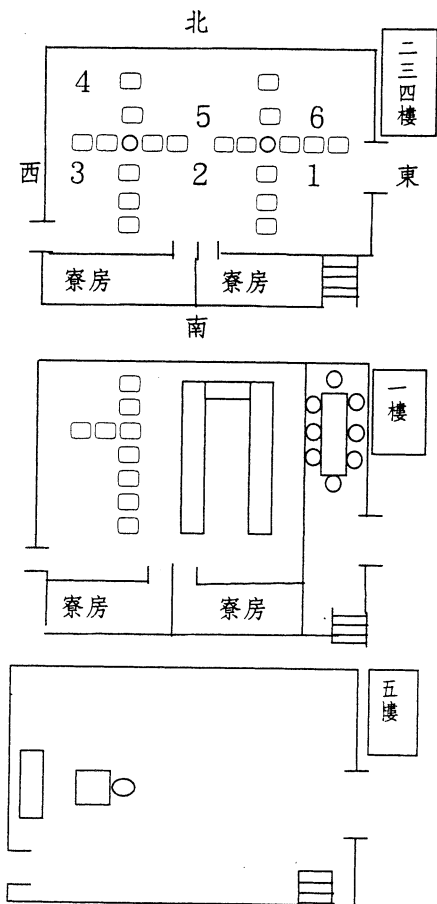
「或是不可任意大小便」大家七嘴八舌。就像惠子和他的友人爭論魚在水中游來游去一樣。

應該說到「藏經樓」的內涵了。「藏經樓」顧名思義，當然就是存放各類經書的場所。它有五層樓，層層挑高，越往高樓，虎頭埤景色風貌可一覽無遺，看到湖面經常泛著一層霧氣

，綠林靄靄，真的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一樓的前半部有一個小的客堂，中間是講堂，西面高及天花板，的十字形書櫃，放置了一般性雜誌。

二、三、四樓都擺了二座十字形的共六十一個書櫃，若裝大正藏樣經書，可裝一萬五千冊，若裝二百頁左右的平裝本，可裝六萬冊，現在還空很多。它們的平面圖是這樣：



總共有六個區域。第一區前面是一座落地窗。第二區就是西門。三、四、五、六區都有很大的窗戶。面對寮房第二區的光線較暗，而四、五、六區因為北向湖水，所以比較潮濕。

二樓第一區放了幾套精裝書，有古今圖書集成、漢文大系

、二十五史、錢賓穆全集和中國歷史通俗演義，有一部《叢書集成》五百五十巨冊，共收三百四十七部叢書，一萬三千數百種，歷代著名作者五千人以上，自先秦至民國文史哲學，幾乎掌握百分之七十了。第二、三區分別放有古典文學、現代文學、散文、小說、歷史、文獻、人物傳記、藝術、生活醫學及地理人文科學等藏書。其中現代史與傳記，大部份是陳錫璋居士所贈，較為完整。另有一部份是傅銘輝居士所贈。四、五、六區則放了各種佛教的雜誌、期刊。

「有些陳舊、破亂書把它丟了吧！」很想淘汰掉，有時這樣建議著。

藏經樓就是資料或檔案保存處，陳年老舊資料，最為可貴。「書到用時方恨少」是時常事。裏面有些是清末民國初年出版的。更是珍貴，「敬惜字紙」，片紙零縑，都鄭重保存好。尤其寺院東西，佛教有「愛惜常住物，如護眼中珠。」。

三樓第一區有中國佛寺志、天台宗、般若及淨土宗的經書。第二區陳列密教、律宗、懺儀及佛教藝術等教典。第三區有華嚴、唯識、禪宗。第四區是佛學的論典。第五、六區則有世

界佛學名著譯叢、佛學大系^二、真言宗全書、禪宗全書、禪門逸書、現代佛教學術叢刊，以及道藏、道觀志等。又有一般佛教通俗書籍與藻益、太虛、諦閑各佛學大師的文集。

四樓全部是大藏經。這是藏經樓的精華區域了。各種版本的藏經充斥了大書櫃，碩砂^二、嘉興、永樂北藏、高麗、龍藏、卮正續、大正^三、敦煌、中華藏^三、南傳、國譯一切經、普慧、補篇佛教^二、全咒等約二十餘部。表面上看起來氣派非凡，極為壯觀，顯得富麗堂皇。要有人研讀，發揮內容，表裏相稱，這種「富麗堂皇」才不會漸漸暗淡失色。

五樓是一大片的柚木地板。前面中間供奉智者大師的木刻像。後面是觀世音菩薩像。後牆上方有藝術家劉旦宅所書「觀堂」原色木匾。「觀」是審視內心，觀照外界，以求清徹、明了，所以「觀自在」。既是觀堂，所以是個修習止觀的好地方。「智者大師」在前面引導，大家得了智慧，又有菩薩的慈悲，這世界一定充滿了喜樂。

一、二、三、四樓西北角第六區角落都設有小型佛桌。南側各有兩間房寮，原是供閱藏者使用。每次舉行「止觀基礎班」

，暫時提供參加者使用。一樓是「男衆寮」，二樓三樓是「女衆寮」，四樓是法師寮，臨時休息用。

虎頭埤是台灣日制時代的風景區，幾十年已沒落老態，呈現荒涼，近些年稍加整理，添加設備，平日十分安靜，假日有些遊覽者，也有時來了觀光團，導遊拿著麥克風說明，聲音會飄進藏經樓來。

「外地人對虎頭埤不知是何看法？」我一邊工作，難免分心。而一首陳芬蘭「快樂的出帆」台語歌，就是表示有人在坐船遊湖。我的心思跟著在外邊遊盪。大部份的時間，藏經樓是非常寧靜的，專心工作時，常忘了時間，直到真的累極、餓極，才又回到凡世。我的心在樓內樓外飛進飛出，什麼時候才會由思想上修煉到生理上的如如不動？

「你到底在藏經樓做什麼事？」很多熟人問我。

「喔！就是「做工」。前幾個月，我和友人文娟把書搬來搬去，從這區搬到那區，從這層搬到那層，儘量把他們放置在最好的歸宿，很像愚公在移山。」

看到藏經樓逐漸露出文靜幽雅又有氣質的風貌，內心充滿

了寧靜充實。我將在這裏築造「這輩子最大的夢想」！

湛然寺要出刊紀念慧峰上人入滅三十周年紀念專輯。我簡單的介紹了藏經樓。湛然寺就是不動，佛教有「動則多苦」觀念，所以藏經樓也受到影響，常年深鎖，符合前面所說有些「神秘」。但書總是讓人研讀，才不是一堆廢紙。真希望有淡泊名利，靜下心來，在這裏沉潛十年、二十年，優遊於書海中，人生還有比這還快樂有意義的嗎？最後引一偈，結束本文：

樓供藏經起佛隴，淡雲寥寥湖水清。

一心三觀微比量，三五飛入杖林中。

註：藏經樓在新化佛隴道場，虎頭埤畔。以天台、因明兩教爲重心。「三五」含天台三大部五小部，因明三支五分兩教思想。「杖林」是陳那菩薩修行處。

娑伽陀

四分律藏人物之五

爾時，佛在支陀國，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時尊者娑伽陀，爲佛作供養人。爾時娑伽陀下道，詣一辮髮梵志住處。語梵志言：

「汝此住處第一房，我今欲寄止一宿，能相容止不？」

梵志答言：

「我不惜可宿耳！但此中有毒龍，恐相傷害。」

比丘言：

「但見聽，或不害我。」

辮髮梵志答言：

「此室廣大，隨意可住。」

爾時，長老娑伽陀即入其室，自敷草蓐，結跏趺坐，繫念在前。時彼毒龍，見娑伽陀結跏趺坐，即放火煙。娑伽陀亦放火煙。毒龍恚之，復放身火。娑伽陀亦放身火。時彼室然，如似大火。娑伽陀自念言：我今寧可滅此龍火，令不傷龍身耶！於是即滅龍火，使不傷害。時彼毒龍火光無色。娑伽陀火光轉盛，有種種色，青黃赤白，碧玻璃色。時娑伽陀其夜降此毒龍，盛著鉢中。明日清旦，持往詣辮髮梵志所。語言：

「所云毒龍者，我已降之，置在鉢中，故以相示。」爾時拘睭彌主，在辮髮梵志家宿，彼作如是念：未曾有，世尊弟子有如是大神力，何況如來。即白娑伽陀言：

「若世尊來至拘睭彌時，願見告敕，欲一禮覲。」

娑伽陀報告：

「大佳。」

爾時，世尊從支陀國人間遊行，至拘睭彌國。時彼國主，聞世尊將千二百五十弟子至此國。即乘車往迎世尊，遙見世尊，顏貌端正，諸根寂定，其心息滅，得上調伏，如調龍象，猶若澄淵。見已，篤信心生。以恭敬心，即下車，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住。

爾時世尊，無數方便，說法勸化，令得歡喜。時拘睭彌主，聞佛無數方便，說法勸化，心大歡喜已，顧看衆僧，不見娑伽陀。即問諸比丘言：

「娑伽陀今爲所在耶？」

諸比丘報言：

「在後，正爾當至。」

爾時，娑伽陀與六群比丘相隨在後至，時拘睭彌主見娑伽陀來，即往迎，頭面禮足，在一面立。時娑伽陀復爲種種方便，說法勸化，令心歡喜。時拘睭彌主聞娑伽陀種種方便，說法勸化，得歡喜已，白言：

「何所須欲可說之。」

娑伽陀報告：

「止止，此即爲供養我已。」

九十二年十二月份會務報導

(會訊第268期)

捐款芳名錄

(總計 捌萬伍仟壹佰捌拾元整)

壹萬元：湛然寺

捌仟元：三寶弟子

叁仟捌佰捌拾元：黃美誠

貳仟元：王中孚

壹仟伍佰元：

壹仟元：月 薪

余佳璋

陳榮璧

陳文祥

高啓瑞

伍佰元：道益師

李慧玲

陳廖恨

許瑞吟

洪振銘

叁佰元：王玉治

韓立銘

石大德

鄭海蓮

貳佰伍拾元：

貳佰元：王秀宛

林連佛

侯燦榮

韓聲瑞

楊鵬翰

證義

徐鈺銓

釋悟福

傅冠智

陳文宗

顏子欽

曾慶同

曾林鳳英

海端師

吳燕靜

宋淑真

方宏鍊

洪桂莉

吳美樺

黃大根

石宛玉

莊寶治

李奇蓓

李素美

林春珠

侯鈴朱

吳李玉香

楊智惟

徐淑媛

王一婷

陳政宏

陳怡青

曾慶同

曾林鳳英

修欣打字行

江柏興

陳美智

謝孟哲

洪貴玲

吳郭春瑾

黃柳英

石馨文

柯錦燕

李文哲

李桂雲

張錦雲

吳新長

楊炳輝

黃美月

黃胡香

徐貴美

李雪梨

陳政維

陳楊秀鸞

曾慶同

曾林鳳英

黃鈴心

陳俊弘

顏高龍

高淑惠

洪陳老遠

吳智義

羅文秀

石修誠

鄭海英

廖粹華

李周美英

侯坤隆

韓麗玲

楊炳輝

黃美月

黃胡香

92年12月份收支明細表

收	上月結存	\$ 4,168	40
入	本月收入	\$ 85,180	00
	收入總計	\$ 89,348	40
支	教育文化支出		
	福田雜誌第210期印刷費用	45,000	00
	福田雜誌郵寄費用	7,421	00
	劃撥代金手續費	55	00
	供養法師(他寺)	6,000	00
出	濟助支出		
	洪樺燦	2,000	00
	洪樺榮	2,000	00
	余榮茂	2,000	00
	蔡志明	2,000	00
	韓志哲	5,000	00
	劉貞華	5,000	00
	郭忠國	5,000	00
	涂華男	5,000	00
	朱政佳	5,000	00
	支出總計	\$ 93,476	00
	本月合計	\$ -4,127	60
	收支比較	109.7 %	

壹佰元：王靖君

康進添

謝幸芳

謝仕員

謝賢忠

盧貞吟

鍾火龍

康榮忠

陳錫卿

陳錦發

許素月

陳其彬

陳新昌

陳李英

王佳琪

王文琳

王愛玉

王滿足

王 瓊

林建國

林易都

林進元

林姿晴

林姿語

林綉紅

林茂榮

張漢宜

傅顯宏

楊冠彬

楊禮仰

黃秋南

黃紅芬

黃麗珍

黃詩涵

黃炳文

黃怡禎

黃怡禎

郭松山

郭王秀

郭百宸

郭寶秀

郭俊麟

黃怡瑄

黃郁儒

黃秋南

黃紅芬

黃麗珍

黃詩涵

黃炳文

黃怡禎

黃怡禎

郭松山

郭王秀

郭百宸

郭寶秀

郭俊麟

黃怡瑄

黃郁儒

黃秋南

黃紅芬

黃麗珍

黃詩涵

黃炳文

黃怡禎

黃怡禎

郭松山

郭王秀

郭百宸

郭寶秀

郭俊麟

黃怡瑄

黃郁儒

黃秋南

黃紅芬

黃麗珍

黃詩涵

黃炳文

黃怡禎

黃怡禎

郭松山

郭王秀

郭百宸

郭寶秀

郭俊麟

黃怡瑄

黃郁儒

黃秋南

黃紅芬

黃麗珍

黃詩涵

黃炳文

黃怡禎

黃怡禎

郭松山

郭王秀

郭百宸

郭寶秀

郭俊麟

• 33 •

會長：顏高龍
副會長：鄭海英
孫申娥

會功德福田然湛



12月份救濟事蹟

1. 韓明儒先生：住嘉義市重陽路七五〇號，十七歲。案主家境小康，家計負擔是由案父任零工以維持，案母則在家照顧三名子女。案主本就讀嘉義高工，於日前因發燒、胸痛等狀況而入院經診斷為開放性肺結核，由於案家經濟能力不足，無法負擔案主須持續六個月以上的治療，故本會協助其醫療費用伍仟元整。
2. 劉貞吟女士：住台南市長榮路二段三十二巷一六〇號之一，四十三歲。案主離婚多年，曾因自殺，以致食道受損，生活自理能力減退，雖有一子一女，但未同住且各自的經濟能力不佳，無法資助案主的經濟問題。案主雖有意工作，但因憂鬱症狀使其無法持續工作，目前正接受精神科治療，苦無收入來源，希望能申請社會福利資源，以持續就醫，故本會協助其醫療費用伍仟元整。
3. 郭華國先生：住南市中成路二十三號，四十一歲。案主患精神分裂已十多年，陸續擔任廚師的工作，但因個性及症狀干擾，以致工作時間愈來愈短暫，常常入不敷出，經常欠款。此次又因症狀干擾，大量申請現金卡，積欠金額達三十萬元。由於案主本來即無積蓄，又積欠銀行款項，住院時一直排不到健保床，所以由其兄請求社工協助，故本會協助醫療費用伍仟元整。
4. 涂忠男先生：住南市中區西門路二段七十四巷九號，四十四歲。案主罹患躁鬱症已有十多年，在這次發病前尚可在北部擔任運動教練，但近一年開始拒藥，陸續出現症狀，甚至在北部大肆消費並欠款，故家人遂趕緊接送回家。因案母已年邁，且此次案主不只醫療費用，還有積欠健保費用和銀行欠款，短期內亦無法工作，手足雖盡力協助，但仍有不足之款項，故本會協助其醫療費用伍仟元整。
5. 朱政佳先生：住台南市西門路四段三四一巷四十四號，二十七歲。案主家庭經濟原本就緊縮，案母離開疑似躁鬱症有暴力傾向的案父，獨自撫養孩子，不幸於數年前老么遭黑道誤殺，長子得躁鬱症。今年二子又因躁鬱症發病，使原本因可學成就業，分擔經濟重擔，今還是要依靠案母經營小吃店來承擔，故本會協助其醫療費用伍仟元整。
6. 本月固定幫助戶：洪樺鬚先生、洪樺熒先生、鄭榮泰先生、余茂榮先生、蔡志能先生，以上各貳仟元整。



如意輪觀世音菩薩像

• 贈 閱 •

■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 佛曆三〇三一年

■ 發行人：雲 庵

■ 電 話：(06) 2 2 2 8 5 1 8

■ 社 址：台南市70019忠義路二段38巷8號

■ 郵政劃撥：0366921~4 福田雜誌社帳戶

■ 印 刷 廠：南功美術印刷廠

(台南市健康路209~4號)

■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臺省誌字第991號

■ 中華郵政南台字第267號執照登記為雜誌類交寄